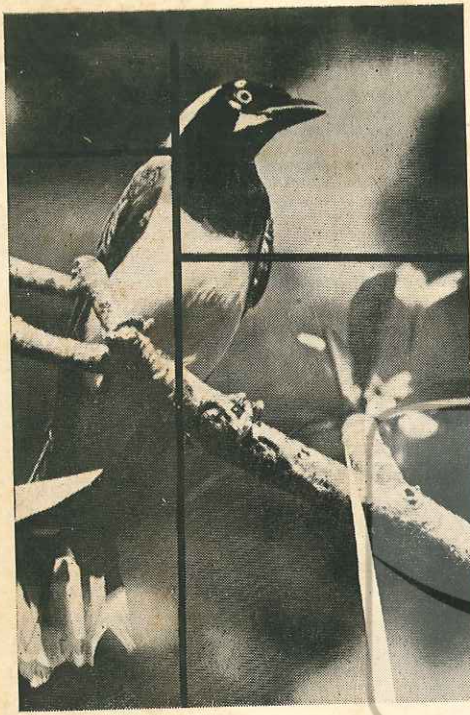


李有成詩集

鳥及其他

1966—1969 選集

李有成詩集

鳥及其他

1966-1969 選集

作者。李有成
出版。犀牛出版社 Penerbitan Badak, 47, Nagore Road, Penang,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局 Khung Wah Printers, 8, Leith Street, Penang, Malaysia.
定價。馬幣二元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初版。本書擁有版權

作者的話

收集在這裏面的詩，全部完成於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間。其中有不少是我在創作當時的生活、感情、經歷的記錄；因此，對於那些已經不再回頭的歲月，這些詩應該算是一個紀念。另外的一部份，記錄的却是那時我對某些發生所引起困惑、感受與思考，以及對於未知的發掘、沉思和探索。

在創作上，這本詩集展示了我無數個不同的詩的經驗世界。每一次新的詩的經驗世界都令我感到無比的欣喜和驚異。由於揭開一個又一個不同的詩的經驗世界，我得以擴展或深入詩的領域，並且不斷地試驗新的技巧與形式，追求及提煉更接近我們的時空的詩的語言。

這是我的第一本詩集，我要說，我深知這裏面的每一首詩。

一九七〇年六月六日下午

目錄

故事・1
今夕・6
聖誕夜・8
竟夕・10
趕路・12
歸・14
當我幻作鬱雲・16
飲雨的少年・18
有一座碑・21
我們走着・24
星期天・29
死城・31
下午歌・34
單人床・38
午後印象・42
生之塔・45
待日・48
沉思・51
鳥・54
信・57
一隻年輕的死狗・60
槟榔律・62
想起童乞・65
不快・67
愛情與下午五點鐘・69
一座海・72
一株陽光・75
寂寞・77
童年・81
公園・88
巴士站・85
作品年表・88

故事

第一首

那時，黃昏垂着髮
把懺悔泣落在妳裙邊，說
「寬宥我只是太疲倦了」

那麼就讓我在妳眼街上酩酊
一滴酒，妳以一滴晶瑩滲和
不是奇蹟，刻下我非飲者

緣何妳的呼吸如此落葉？

這般撿起，妳暮色的心
散着髮，我何忍再酩酊？

（黃昏抱着時間顫抖
我們的頭髮
燈光好狠地染着呵）
再見，我的手是命運
（妳該走了
且讓聲音埋我的臉在掌心吧）

再見，握着命運
再見……

第二首

（當夜色一再梳弄我的頭髮
妳遠在我睫柵外）

裙風驟說已過了季節
不再拂動，我癱瘓在雞蛋花樹下
小修女姍姍地提燈到來
就這樣禱詞碎落大理石上
（呵瑪莉亞
允我在妳髮林中永眠千萬年嗎？）

流着感情的鮮血告別小修女
門外，水手好盛情地邀我聊天
想及竚立桅杆的日子，想及故事
暮色將抹滿我的眼窗呵……

第三首

（帆影不再誘惑。說妳是港。）

依然讀着長街的笑語
能言鳥棲息在我眼窩
那時，暮色竟是朵朵的雲
　很輕地被裙風自我眼簾捲去。
吮着滴滴激動
　滴滴十字的淚
我的眼睛騎着小馬馳過妳的眼街

（默想着一座港的佇候
　小桅竿早該遠了。）

如此馬拉松的季節

有青苔鋪長着旅程。妳誘
「緣何不把故事沉落在我眼湖？」

（帆影不再誘惑。誘妳是港
念及季候風已過
呵，我該從海上歸來了……）



今夕

忘却是何年序，不是神話
我匆匆地歸來
那時會有銀色的竚候
掛滿一欄杆

瞬間，永恆花必然引蝶
純樸的光必然宴着故事
天狼失色，獵戶無光
而我已神化，這一夕
竟然俯拾不盡妳的盈盈

幾許瞻仰，始終不忍張弩
思及不再躲在處女的矜持
今夕呵，我要飛渡山涯水湄去后羿



聖誕夜

他們欣喜地把耳朵貼向十字架，若待着
最後的那一句鎗聲

濃濃的蕈狀雲漸漸地消散開去
他們想的是那隻竚立在鎗桿上的鴿子
沒有靈魂。只要馬槽的哭聲靜寂
又是陣陣的火光，在風雨中
忘了歸宿。又是空撒着期待
那一年，會有一個不再撤消的假期

今夜，一扇窄門微開

他們衝進去，門外擱着
不祥的舊聞。久久地喘息
有一朵金花開向他們的淚眼
他們記得，行軍囊中的消息

窗外的風仍然颳着，夜了
鎗桿上的白鴿依然悲啼。是那一年
這宇烏雲扮着掙扎的苦臉？
夢着美麗的星光，會曇然地
閃爍過他們疲乏的眼睫
而夜正深，誰記得曾愛過他們的太陽？

當牧羊人的神話不再引人
馬槽的哭聲愕着
他們被摒出門外。又一次在風雨中
鎗聲把假期撤了，他們看見
梵蒂崗的上空滑落了許多
隕星……

竟夕

竟夕牽妳回到命運，回到
失眠的長生殿上。竟夕，是竟夕
恆視妳兩肩，披着初戀女的羞怯
有一朵星花開向夜
　　開向妳我前生的約會。

爲我携去鬱鬱的寒衣
爲我匍匐於每一絲微曦
命運呵，雨爲此而落
　　輪廻爲此而迷信。
我恆立於此

夜夜攜妳眸光飛渡銀河

誰來詮釋？去年在日記中乾去
今年，來年，再來年，妳鳳凰的唇
在我吐虹的眼宇內，該會
射落幾隻可以撲向花季的蜂蝶？
千萬座廣寒換不回，有一陣雨
在我死後，爲妳蓮步洗塵
夜夜聽妳嚶嚶。爲那朵星花
雨會再落，千年，萬年
在我死後。

而今夕呵今夕，星花已醒
碧落何遠，黃泉何遙，竟夕
妳我喃喃地幻化爲蝶
聽命運在笑
來年，再來年，飛渡星花愛放的夜。

趕路



南洋商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綜合通訊版合衆社圖片：一名南越兵，趁新年停火機會，越過湄公河三角洲一座橋樑，趕路回鄉過節。

昨夜，涉河時匆匆
一隻打火機，想已送給了
可憐的同伴。我守望着
遠遠有一陣濃霧
去年的日記告訴我：會有
一個太陽，從醫院內探出頭來

一個老護士在它身邊
像伴着自己的老情人。

是誰寫下的記憶？母親
是那一年？您聽我狂飆般的跫音
昨夜鎗口上的冒煙已滅了
我不再想：怎樣拯救那隻重傷的鴿子
我要回去，麻木地等候着
一個個步伐蹣跚的同伴
再打着門前經過，讓鎗聲
痛苦地喚我……

風雨幾時會停？我的日記
已被炮火燒得血紅了。母親
當我醒自庭院的蒼茫
您且睜睜眼，看遠處是否
又昇起濃濃的蕈狀雲？

歸

在美湖（GERTAK SANGGOL）海邊

半小時是給三個大夫祭酒了
這樣彈落身上的塵，這樣的
太陽，我們又惦起那個
步出醫院的白衣病人，那宇天
總引不了一朵向日葵抬起頭來

第幾次看浪花凋去？第幾次
愕視火焚火滅？第幾次
像元宵節過後少年男女的懺悔

在趕向教堂的小徑上失落了？
默然低頭，有一羣亂石
爲一滴鮫人的淚爭吵

不見落霞幻變，看朶朶浪花
爭艷。虹在幻，鬱雲在凝
舟沉舟浮，陣陣狂飆猶伏在
每一聲飛越千巒萬水的跫音

半小時是給三閭大夫祭酒了
當我們轟然回頭，我們猶看見
那羣貝殼，在浪花叢中掙扎
呻吟聲中，有幾塊亂石
已隨着鮫人的淚溶去……

當我幻作鬱雲

別作第三度的回頭，妳可看見
那雨將落，那雨將落……
無數膜拜會否漸漸老去？
第幾夜，我張臂苦修
聽妳遶音像落地的葉
只換回花朝後遊人的長吁

約會在情人節外，這樣的夜
我把煙蒂拋向十字架旁，誰會
匍匐懺悔？當妳猛回頭

有一朵雲鬱鬱昇起，命運老了
聽妳嚶嚶，看我憂鬱

是第幾夜？當我幻作鬱雲
妳惶恐地誤入窄門，千重內
隔着妳的懺悔，我猶在幻
窄門外，妳何以推開迎面飄落的黃花？
就別作第三度的回頭吧
當我幻作鬱雲，妳可看見
那雨將落，那雨將落……

飲雨的少年

自十字架的晦光
雲最後的愛情，是打字機的哭泣
在我的左眼，在我的右眼
遺下的錯誤如雨，如彈簧門內
舟山第一次的約會。①

緩緩地，一陣捉不到的
在我四周神化成無數迴音
「飲下它們，一九四八年的愛
一九六七年的恨。」

我總是那株駭人的鬼樹
梹榔律的雨，博物院的雨
我總是，總是少女們不能丈夫的情人
總愛在升旗山上，在憤怒的雨中
戀愛。

戀愛呵戀愛，望唐代的樑柱
望唐代的，我從小杜的夢中走出
在阿爾及爾，莫魯梭的太陽⑧
是一朵在雨中浪漫的向日葵
那隻惜花的蝴蝶，竟偷了我的魂！

「而現在是夜。」

他們說，用情人的光芒。

撫門的婦人的手幻成星光
終該亮向何處？

背手苦待美麗的夢境走來
「我的愛人，妳看！」
有一條路，有一座叢林

長似我的髮，濃似我的眼
我是緩緩地，緩緩地
用許多的星，許多的虹
鑲成晦澀的淚影。

我是錯誤過，看瑪莉亞的髮白去
我該飲下它們，因爲，因爲——
（那個少年是那陣雨。）

註：①「舟山」爲板城一夜總會名

②莫魯梭(MEURSAULT)，卡繆(ALBERT CAMUS)小說「異鄉人」(L'ETRANGER)中的荒謬英雄。

有一座碑

穿過緊繫着我呼吸的微曦
時間，時間曾喜悅地收割
我在發霉的博物館檔案中的掙扎
長夜裏曾經有過無比的陰影
這是恥辱，如果凌晨時不再聽到鐘聲
從微曦的笑容裏駕着衝力到來
如果不，天堂的樑柱什麼時候被蛀蝕了？

我來自曾被遺忘的荒漠
我來自，呵，那仙人掌的孤魂
我來自久候的孤星，呵我

我是來自被機件旋轉後的吵雜聲中
誰給我舖路？誰給我？時間
她曾經見証，我在風沙裏流浪
在午夜裏，我曾爬上教堂的鐘樓
聽鐘聲可曾沙啞？

我的魂呵我的光！不盡的絲
會長遠地吐着，這是悲劇
自歷史衝出，爲歷史作註解
這絲魂，這片光，風雨會驚向那裏
風雨，風雨這棄婦呵風雨
竄過歷史的長廊，在我魂前
在我光前，顫抖地懺悔。

如果不，我的知覺
必將在這片廢墟窒息，必將在
無花的季節裏終結，我必忘却

來路。這是恥辱呵，眞的
我會在何處藏匿？

靜靜地穿過，我的家園
我的族類，爲我寫過鳳凰的信仰
爲我說過燈蛾撲火的傳說，時間
在我的魂中我的光中流過，伸長前去
有一座碑，似曾在史上立過
有一座碑，在我的來處孕育
有一座碑，指着綠洲的去向
指着星路，刻着孤魂苦撐的日子
是有一座碑，定下無數驚駭
時間仍會見証，而這座碑
在風沙猖狂的午夜，與我的魂
與我的光，靜靜地朝着微曦，升起
升起……

我們走着

把天寫下來，把樹，把小鷄
都寫下來，我們的眼睛呵我們的眼睛
是時間雕成的筆，是未來的歷史
片片的光，片片的晦
片片如雨，落在
吃角子的電唱機上，落在
一羣越戰前來渡假的兵士身上
落在落在落在落在。一陣風掀起一份
消息，一位記者的相機被毀了
報紙上少登了一幀
三個少女賣淫被控的照片

片片的光，片片的晦，像烈陽
我們忙碌得像狗。
噢眼睛呵我們的眼睛，曾經捕捉過甚麼？
我們在失落中
看自己的血滴幻成隕星，在天邊
在天邊有一座空穴，但很擁擠
過去寫在那，將來寫在那，那是
我們的榮耀，那是我們的尊嚴
那是我們的……

謊言

是謊言。——一首黑色的戀歌
爬在滴答的鐘聲裏，季節
季節都很甜，我們在教堂唱過
修女們被送上天堂時還唱着
是這首歌，它教我們生活
教我們戀愛，教我們相信時間

（雨仍然落着，烈陽仍然好驕）

天好晴朗，天憤怒得一片空白
而地，地是偉大的殉道者
天的聲音，地的聲音，我們走着
那種聲音，活像是一對情人
在妳吧裏吵架。
在警察局外的佈告處
交通失事表上寫着：
「紅燈是一株有刺的玫瑰，這月
她們盛放了！」

存在是期待着毀滅，毀滅
呵，我們仍是這樣走着
彼此的嘲笑，在酒吧裏酩酊
在乞丐的口中乾癟
在情人的吻中流淚

在博物館中驕傲
在……
唔，我們必將要彼此嘲笑

嘲笑呵嘲笑，它是時間的標本
在烈日下，在霪雨中，它被展覽
像我們，我們的子孫，在馬路上
踢着被汽車笛聲驚駭的步伐
片片的光，片片的晦
註解着標本的名字，我們說
命運是新鑄的貨幣

命運是新鑄的貨幣
我們走着，我們交換貨幣
像在舞會中，我們交換伴侶
我們不妬嫉，我們眞的不
（雨仍然落着，太陽仍然好驕）

是的，是的，我們眞忙碌
忙碌得像狗，霓虹燈雕着我們
稻草人雕着我們
斑馬線雕着我們
麵包屑雕着我們
我們走着，我們走着，我們走着……
片片的光，片片的晦
（我們走在霪雨中，我們走在烈陽下）
哦，我們是生活在問號裏中
我們是無數的問號

星期天

修女們超時工作的星期天
命運流着貪饞的口涎的星期天
花謝得好漂亮的星期天
雲藏得天好醜的星期天

沒有鈔票吵架，捉虱子的司閽
忙着用樸兒垂釣邪笑和寂寞
殘酷的下午，每一條街
都有很多烏鴉啄屍去了

或者猛力地吸着水草

太陽鏡守不住太陽
娛樂版的下角落刋滿了結婚啓事
這多不幸，在約會與哀樂之間
選擇是一部被遺落了的福音

這是一杯很濃的咖啡，沒加糖
時間很不容易地竄入其中
然後化成煙裊，讓我們冥想
上帝這傢伙如何跟電視機鬥嘴

點唱機都飢渴啦
我們喝下這杯咖啡吧

死城

親愛的黃昏不見啦，街燈的魂
殘酷地引誘荒野的來風
趕到山上鬼混去啦
血絲網住了沙彌的眼睛
沙彌的喃喃是走調的木魚聲
我們的憂鬱在路上蹣跚
彼此看不見，像雨季的落葉
惶恐地打着鞦韆

我們還等待什麼？病喜鵲垂翼在
黑色的播音筒上，呻吟呀呻吟不走

這無花的夜，無力的升旗山呵
蠕動着綿綿的脊，寫不完的葬曲呵
寫不完的我們茫茫的眼光

如果紅綠燈還懂得讀報
黑濛濛的報紙，叫它們愴惶地
變色，因爲夕陽這沒良心的鴇母遠行啦
只有病喜鵲費力地到處啄食憂鬱
而梹榔律哭着失貞，而渡輪
載着哭聲去找尋那無恥的負心漢啦
除了去安睡，萊特伯伯呵
誰跟我們奕棋？

誰跟我們奕棋呢？
沙彌的喃喃是走調的木魚聲
我們的棋局是沙彌的喃喃

觀音亭前，有兩隻石獅子
正爲着寂寞竟爭先想要自毀啦
讓我們偷偷地扭亮燈光吧
聽它們的血管如何爆裂
看它們的腦筋如何充血

我們茫茫的眼光睜得好大好大叫
我們的憂鬱蹣跚得好睏好睏啦
倘若還沒有失去選擇
幾時到關仔角的長堤去遠眺
託修女的白裙衫把情人的懊惱裹來
在長而瘦的土庫街
有一行無人的殯列正隨着葬曲走來……

下午歌

讓所有的禽族在枝頭假寢
讓所有的唱機飢且渴
讓所有的桌椅在咖啡座煩躁
剪貼的下午花花公子的下午水草的下午
有一隻小貓瞇着眼
像一隻剛從屋外撿回來的枕頭

讓所有的耶穌喘氣
讓所有的雜誌被剪貼
讓所有的游泳池都吞食寂寞的陽光
樸克的下午理髮女郎的下午廢墟的下午

有一隻黑螞蟻在洞口探出觸鬚
像一隻空瓶子在理石上滾動

我是那麼健忘，老讓自己的方步
回憶兒時旋動的陀螺

熱帶熱帶地
在水族館與愛倫・坡之間
我乾燥的名字，必然不爲人所知
這是假期，酒吧說
一陣驟雨忽然像旱季裏燒芭的野火
逼我心寒地惦念着那個雛妓

好狠毒的故事，如果聖經沒這一章
我不再上唱詩班
爲了我是一座停頓的鬧鐘
能靜聽別人的詛咒和秘密
倘若木槿花沒尅死郊野

沒放逐那些姐姐妹妹的蝴蝶
給我時間冥想，這是醜陋的浪漫
沒有風從窗外伸手把我擰醒

還是讓所有的下午送殯去
或者讓一隻病尖嘴鼠在斑馬線上揚威
唱一支流眼淚的歌吧
我必然碎心地到祖父的墳墓
考古去，要他聽聽
酒吧諾的：這是假期
含羞草椰花酒野薔薇沙爹燒的假期
我在碎蔭下編寫散步的姿態
小黑狗學呀都學不完的姿態

除了使自己成爲一座空宅
讓食蟻獸在這裏築窩
我的下午歌，飛揚着不懂禮節的音符

在空曠中廻音，演奏它的
是我的短鬍鬚，是我乾癟的瞳仁
如試驗室裏解剖檯上的黑貓
浪費那僅存的血滴



單人床



沒有花草，沒有細流
唯一親切的
是遍野恚怒的哀歌
這是乾燥冷漠的廢園
這是旱拔以後的悲劇
我是流浪其間的陌生人

或者我是，不計四季的

啄木鳥，幻想着曾經啄破彩霞
這一身落柘的可增
我的棲枝——
沒有細流，沒有花草
所有幻變懼怕着這醜容
這凌亂而殘酷的嘔吐而曖昧的醜容
不變的愁苦的雲天
太陽失貞後除了私奔
會愧慙純善的神
如果把選擇置在秤上
那光榮的日子已經逝去
已經逝去，像我所有炯爛的戀愛的短髭鬚
爲時間所愚弄，爲時間而嚎哭。

所以請來，如果喪鐘已經甦醒
請再爲我引渡

清脆的喪鐘，呵，和諧而悲壯地
我無所請求，單人床
請摯愛地訴說
每一幕，每一悲劇
陌生而自然地贏取觀衆
陌生而自然地
販賣慘淡的笑容

呵，陌生而自然地
單人床呵，蒙塵的人造花
請來，爲我奉獻，落紅你的苦難
倘若我可以祈禱
倘若你的悲劇能容納我的
我已經匍匐

然後誰重複着

在旱坂之後撿起遺下的夾克
再流浪其間
沒有花草，沒有細流
單人床呵單人床



午後印象

這許多黑顏色的葉狀影子
死屍般腐臭地伏着
如果失去午寐
必然爲自己編織另一個冥想
忙着抹汗的陽光
如果能夠痛恨
總要捶碎那些瓶裝的寂寞
所有懊惱在午後如果化成一潭死水
這裏可以入定

除了看煙灰殉情

除了把所有的禪剪貼
想想風必在海上渡假
把雙脚不客氣地面天嘲笑吧
使人想到要哭的，是那些
像午後的心的廢紙團

這是一隻隻蠕動着軀體的紅螞蟻
如果冰櫃通了電，一切寂寞
都是無謂的小脾氣
還是讓眼睛尋索吧，眼睛
呵，它不能沒有節目去狂歡

或者今天沒有記憶
或者記憶等於已被搓過復展的污紙
所有的記憶，如果今天還有
都願意逐件整理

讓說謊的麗的呼聲苦悶

讓枯瘦的花樹嚥血
明天要把風的假期撤了回來辦公
明天一切不幸的都要被營養
因爲明天，明天要換換節目

午後的消息可以褶成尖銳的
病犬的哀鳴
凡花香的在這裏可以憑弔
凡鳥語的在這裏可以哀禱
除了看煙灰殉情
除了讓眼睛尋索
並且把昨夜舞會中的迷你裙
像禪般剪貼
要上山的且上山去
要下水的且下水去
午後所留下的，是沒有痛苦沒有歡樂的
纏在鬍髭鬢髮的時間

生之塔

且幻爲蛾，焚燒的信仰
翱翔其間
或者猛撞
就能觸及害耳的風哭
然後採來無數紛飛的花粉
且幻爲蛾，生之塔阿生之塔

於是
生之塔是一塊紅氈的伸延
生之塔是史前猛獸的化石
生之塔在火燄中以千姿起舞

生之塔莽橫地閃着青筋
生之塔呵，生之塔是無瑕的元玉
生之塔的充沛一如咆哮
生之塔是巨的化身

就幻爲蛾，燦爛的季節
像未斷臍的初陽
就要到來了，換上新裝
換上生之塔的光輝製成的
榮耀，羅難的兩翅在星落的時刻
即可豐美而柔和
就幻爲蛾，生之塔呵生之塔

於是
生之塔在午夜開花
生之塔清脆而響亮地錚鏘完美
生之塔繞傾着還魂草

生之塔在痛苦的頑岩上掙扎
生之塔呵，生之塔是一株野生的菓樹
生之塔的純粹若星淚的晦澀
生之塔是歷經浩刼的方舟

待日

橫臥直臥禁不住的是那已佈的誓
拉開罩眼的帘割心的百葉窗
冰凍的夜猶在死寂中吐着濃黑的冷酷
橫臥直臥他竟因此哭出了熱熱的淚
睜開眼坦出心原來竟是煎熬的鞭撻
若風颳來，風必是嘔噎的腥味
若雨打來，雨必是催魄動魂
若霧飄來，霧必是千重石門
橫臥直臥或讓他枯坐
枯坐成一樽未完成的殘缺

室內即使有光光也是人造花
室內即使有暖暖也是那醜女的口紅
緊咬着牙睜着眼坦着心
看鞭子吸盡他的血
看他如何待日看他如何
把自己折磨成一樽剝落一樽完美
沒有巨響也沒有頌歌
他的髮長得讓蜘蛛結網
他的眼血絲着淒迷
他的唇乾癟得含不住一顆晨露
他憤然地撕裂那眼罩
他怒極地擊碎那心割
待日呵待日是千歲的酷刑
橫臥直臥甚至枯坐原是苦役
揭開那未知
他於是待日他於是

哨着苦澀而乾燥的光流

沒有巨響也沒有頌歌
當日已趕來赴約
他的傷痕像腐臭的夜爛去
他原來是拜日的信徒

沉思

走進樹園就可以聽到
禽族唧唧地交換情思
走進樹園就可以看到
樹們蔭滿地讀着陽光
情思不死，陽光常暖
他正在沉思
沉思一個不死的樹園

當清晨走來
清晨不爲他剔掉昨夜的淚痕
他餐着冰涼的露

衣着茫茫的微曦
他的髮是千年未醒的莽林
繞纏着不清的神秘
導向永恆的深幽

他已在沉思
那樹園鑄在他的腦壁
喧鬧的苔蘚爬不上
非雅典的古甕
亦非長安的樑柱
它光滑若孤清的冷石
澄澈如嬰孩太初的一鳴

時間在他的呼吸中凝成鐘乳
當日午走過來
當午夜走過來
遂與清晨結伴

漫遊他的自鑄
他的樹園不沉
他的樹園來自人類的十三月
來自神的第八日

鳥

紀念外祖父的死訊

在我的床前
我發現有一塊沒有音樂的灰白土地
在那孤獨而空禿的樹椏上
風已不忍再颳了
有一隻鳥憂鬱地飛來

這裏不再沒有音樂
黑夜伏在鳥那原已負荷的背上
我走到那棵樹下

可憐的樹椏艱辛地搖頭
鳥困難地撲撲那傷殘的翅膀
將淚水滴進我不快樂的聽覺

牠唱着古老的歌
不是童年的海說那久久以前
不是我的女孩已爲我孕了驕傲
牠唱着
牠唱着榴槤如何在風雨中傷心地掉下
牠唱着未熟的山竹如何淌着母親的奶滴
牠唱着水菓的季節快要過去
牠唱着
牠唱着那賣沙爹的青年已經成長
牠唱着那老邁的浮脚樓
牠唱着我祖父的紗籠已經葬了
牠唱着新墓前的鷄蛋花樹
牠的同伴在等待着有穀粒的陷阱

鳥的歌聲眞摯而深沉
鳥的歌聲繞着未老的子夜
我彷彿聽見是已遙遠的聲音
牠囓着血低喚着我的名字

那是一首古老的歌
在我的床前
在那塊沒有音樂的灰白土地上
孤單的樹仍然伸着根
風已經歇息
鳥於是靜靜地躺着

信

我聽得見是她在喚我
那個女孩
朝陽從她的髮叢升起
閃閃的光芒正閃爍着她的年齡
我聽得見
她閣上眸她睜開眼某種詮釋就會躍出
那是清晨的聲音

那是清晨的聲音
就上巴利問問新鮮
就在報紙上找尋美好的消息

就在教堂聆候風琴
就上學去
一切已因此蠕動
一切已經開始

她的夢夾在我的公事夾
如何上班如何下班讓巴士安詳地唱歌
交換微笑或者交換點頭
我聽得見
和煦的風拉着我的長髮
我的衣散發着我的康健
是那個女孩
我正聽到她喚我的聲音

她把柔嫩的青草植在我的單人床
她把不凋的花種在我的書桌上
她替我拉開窗

她在我的日記裏貼上了要爲我孕下孩子的笑
白天晚上
總會有一種音樂緩緩地流出來
流過我單人床上的青草
澆着我書桌上那不凋的花



因爲我聽得見是她在喚我
是那個女孩
那是清晨的聲音

一隻年輕的死狗

記一個微不足道的車禍



時常過了早上八點鐘
在我忡惻的心裏
有一隻年輕的死狗哀哀地鳴叫

牠已經不受注意
青青的草爲牠舖了安詳而痛苦的床
那些蟲，在朝陽裏
忙着在牠身上
腐蝕膠輪的痕跡

那些蟲要掩飾
令人心悸的記憶

我總是聽見牠的哀聲
每當青青的草纏着我的鞋哭了

我似乎看見
小小的骨胞弱地擊着牠的憤怒
牠的同族已不再回憶
牠聽到自己的媽媽
如何計劃着再次的娠妊期
牠的哀聲告訴我
牠已經不受注意
牠已是一隻年輕的死狗

檳榔律

每天早上最先醒過來的
不是星檳日報
不是沒有睡過的紅綠燈
她的暗影時刻總在移動
她的暗影不需要陽光

是巴士候車柱頹倒的聲音
他們帶着這種聲音匆忙地走過
慌恐的巴士於是在心中整理秩序
她聽見自己已經沙啞的語言
她總想探出頭來

看看自己的暗影如何掩飾難看的臉孔
如何掙扎在童乞與麵包之間

沒有人看到她在擠汗
沒有花朵去裝飾她的胸脯
沒有鳥兒肯在她疏落而艷裝的髮上結巢
沒有人聽到她抽搐的隱痛
沒有草木願意在她的心原上盤根
沒有愛美的昆蟲繞着她歌唱
沒有人想到她已經逐漸老去

每天每天
當陽光徘徊在交通失事表上
她的暗影足以遮蔽一切
所有的聲音重複着麻木的調子
痛苦地閃過
因爲每天早上最先醒過來的

不是星檳日報
不是沒有睡過的紅綠燈

太陽仍在那裏製造影子
她的暗影不需要陽光
於是他們等待旅遊局印發手冊
（噢檳榔律，妳的美需要網稅
噢檳榔律，妳的美且由娼妓抹上口涎）

想起童乞

在那裏
每一個無力的脚印
種着一株又一株無葉無菓的枯樹
他們把硬幣塗上無可奈何
掛在那些
風也不忍扯的樹上
街道的橱窗
需要這些裝飾
連脆弱的陽光也不願在

樹樹之間走過的時候
每一株樹
就會無聲地倒下……

不快



你看見那些不快
他們附在你的靈肉上
一層又一層地繁殖
直到你變成枯草，或者一隻
難看的獸，他們
唉，就是他們

他們，那樣子地向你推銷
如何去看見自己
如何去撕裂命運的外皮
然後，然後又如何讓他們

在你身上
一塊又一塊地割下

你思念他們
你成瘡

他們已向你逼近
並且狠狠地撞擊你害痛的地方

是這樣子一層又一層地
附在靈肉上繁殖，他們
他們或者容你選擇
你只能剝下，一吋吋地
緩慢而且怒視

因此，你必須
在剝下與繁殖之間
睜着眼

愛情與下午五點鐘

我走過去，在夕陽寂寞的歌聲裏
沒有水聲，那一片憂鬱的海
習慣地向我招手
我走過去，聽他輕輕喟歎

下午五點鐘
沒有漁火
海上月一般冷，星一般暗
夕陽和水珠
在我的髮上結巢，消逝
我走過去，看海水在脚下浮升

那樣濯水，那樣看朵朵浪花
開了又謝了，整個海上
就只是枯枝與落花
我走過去，要撈起多少回憶

愛情守在彼岸
她的裙裾，沾上海那邊的芬芳
隔着兩岸，海在其間
我們的身後
留下股股幽香

她走下海來
要海水疾疾地活着
要我，要我像一隻割海的舟
在下午五點鐘
割破憂鬱

我走過去，在夕陽寂寞的歌聲裏
海的那邊，她在守候
我以及下午五點鐘



一座海

我常常孤絕地
看見一座海
在我的四周
茫茫地向我逼來
直到我身在其中
任美麗的浪花
插滿身上

我聽着
悅耳的濤聲

我知道

會有貼身的腥鹹
在陽光下
在我的欣喜中
留下懊惱的痕跡
讓我的膚色痛苦
讓我的髮黑黃不可辨
海
永遠豐盈
永遠栽種着浪花
永遠愛唱着濤聲
我要撕開海的皮膚
一層又一層
去找尋一隻舟
一根歲月與命運磨滑的枯枝
一株無根的水草
一滴漁火留下的淚

一支水族的歌
或者等待
半邊月色與星光

海

和我一樣孤絕
和我一樣冲激着自己的生命
海茫茫地向我逼來
我張開手
我要浪花不凋
我要濤聲不絕
我知道
我因此
忍受苦役

一株陽光

多麼美麗的一株陽光呵
滿樹歡愉的淚
滿樹燦爛的光輝
我們已經坐在樹下
看樹下的幾隻小鳥
穿上陽光的碎蔭
繞着我們跳着輕盈的舞

我們帶着一株陽光
走，牽着孩子
招呼着時間的家族

一家過了又一家
讓孩子和他們賽割風箏
讓孩子學着小鳥飛翔
或者爬上樹去
採摘一粒又一粒的陽光菓

所有明天都在樹上結菓
結成圓圓甜甜的
然後是一株陽光又一株陽光
我們的花園，不來帶毒的
蛇，不長吃人的草
我們的花園，只來
戀愛的蝶，釀蜜的蜂
以及愛舞蹈的小鳥

我們已經坐在樹下
我們抱着一株陽光

寂寞

1

我想寫一封信：
一片空茫不安的海灘
浪潮已經作別
腐去的夕陽，未熟的月
不快樂地沉落，升起
我的足印
深深地陷入
晝夜
苦待海潮的再訪

或者一綹白髮的夕陽
一角黑髮的月
我的足印
無奈地熟悉
彼此的容顏

2

我想寫一封信：
我的愛人
在一個青春的早晨
從郵差的臉上
讀到一片荒涼的海灘
橫行的蟹已帶着家族遠遠遷居
乾枯的樹葉與枝木
逐日容忍我死寂的跫音
我的愛人
憂鬱地看着郵差帶笑離去

他永不知道
我的愛人
何以哭着轉身
在一個這樣溫暖的清晨

3

我想寫一封信：
致自己忘記
我曾經難過地踽行
在一片已被遺忘的海灘
我的足印
已不想再等待
時間
在它們身上複印夕照與月影
當有一天清晨
我醒來時發現
我正祈求

自己的夢
茁長，像一根勁草
在我的愛人
轉身滴下的淚灘中

4

而那帶笑離去的郵差永不知道
在一個這樣芬芳的清晨
我的愛人何以哭着轉身
她手上握着
我此刻寫的一封信

童年

父親在海上
我們就在海邊
陌生地伸手
歡聲呼叫
那海上的灼人的花呵
教我們驚懼
父親孤寂
分不清自願或不自願地走進
這不是美麗的花園
鹹而苦澀的花呵

不在母親的紗籠吐放

我們守在海邊
緊抓看母親褪色的紗籠
夜色守住父親
父親茫茫

我們茫茫
父親母親和我們
茫茫地守候
未知和希望

公園

關於時間之一

某婦人坐在公園
她的手上
一張枯黃的經濟版
一片憔損的枯葉
輕盈地
飄落

黃昏走近
陪她坐着
遠處走來了一對情侶

笑聲越近
越是沙啞無力

她的兒女
正向她走來
她想喊住
但是她喊不出
因爲這是公園
她的兒女有權到來
他們必須到來

某婦人坐在公園
她的內心愴痛
她走不出
來路
暮色中
她發現自己的身影
正逐漸消逝

巴士站

關於時間之二



某人守在巴士站
這輛巴士過去
那輛巴士到來
他守候的巴士還在顛跛的路上
緩慢
或者急速地
複印着過去

（一個孩子走過

一個少年跟着
一個青年隨後
一個中年趕來
然後是
然後是一個老人

可憐的老人
另一個類同的孩子
正向他的背後追來）

某人守在巴士站
他守候的巴士仍在茫茫的遠方
人羣

在他苦痛的眼前走過
除了等待
他無其他目的地留下

某人守在巴士站

他要趕赴

一程

必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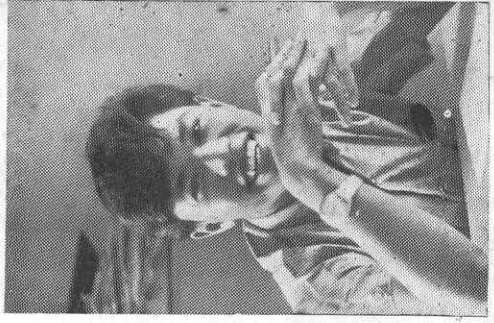
空白



作品年表

故事（發表時每首並有「附記」，現全刪去）
　第一首・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日午夜寫
　第二首・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晚上寫
　第三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寫
今夕（發表時改題「不是神話」）・一九六六年三月寫
聖誕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寫
竟夕（原題「來年，再來年」）・一九六七年一月寫
趕路・一九六七年一月寫
歸・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寫
當我幻作鬱雲・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寫
飲雨的少年・一九六七年五月寫
有一座碑・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寫
我們走着・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寫
星期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寫
死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寫

下午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寫
單人床・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晚上寫
午後印象・一九六八年一月寫
生之塔・一九六八年二月寫
待日・一九六八年六月寫
沉思・一九六八年六月寫
鳥・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寫
信・一九六八年八月寫
一隻年輕的死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晚上寫
栎榔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寫
想起童乞・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晚上寫
不快（原題「致林琅」）・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寫
愛情與下午五點鐘・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寫
一座海・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寫
一株陽光・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寫
寂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午夜寫
童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寫
公園・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凌晨寫
巴士站・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夜寫



pilehan sajak lee yau seng • burong dan lain2 * selected poems of lee yau seng • the bird and other poems